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七十八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録監生臣黄鑫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七十八

齊張融集題詞

吳郡張氏之盛前有敷演鏡暢後有充融卷稷融字思光孔德璋所謂外兄張長史也張氏世理音辭修儀範思光獨詭越驚人似一狂士然孝親敬嫂感德重義人倫之際何亹亹也自序文章云不阡不陌非途非路後有狀者不如其

善自狀也海賦文辭詭激欲前無木華雖體致
未諧藩籬已判傳詩絶少落落如之白雲清風
孤臺明月想見其人通源定本直謂百聖同揆
本末無異周子長辨倒兵乃已彼生平談論總
無師法白日發歌鴻飛起悟孫神獨逸窺其意
好似慕北海輿之同名然謂天下有兩融又掉
頭不受也獠賊厲刃高詠洛生浮海大風乾魚
寄傲天子賜衣尚書趨拜曾何足慕具此天性

固思光文字所由出乎

目錄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七十八目録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七十八

明 張溥 輯

齊張融集

賦

海賦

蓋言之用也情矣形而使天形寅内敷情敷外寅者言之業也吾遠職荒官將海得地行關入浪宿渚經波傅

懷樹觀長滿朝夕東西無里南北如天反覆懸烏表裏蒐色壯哉水之奇也奇哉水之壯也故古人以之頌其所見吾問翰而賦之焉當其濟興絕感豈覺人在我外木生之作君自君矣分渾始地判氣初天作成萬物為山為川總川振會導海飛門爾其海之狀也之相也則窮區没渚萬里藏岸控會河濟朝總江漢回混浩潰顛倒發濤浮天振遠灌日飛高擬嶽江撞則八紘摧隤鼓怒則九紐折裂攢於活長風以舉波漷音郭天地而為勢瀊音盤

澤于及湝音沓洽音合來往相聿龕合汩子突淢音突潏於渤渤窣紆狀石

成窟西衡虞淵之曲東振湯谷之阿若木於是乎倒覆

折扶桑而為渣在牙濩瀿音槃潣音門渾涫於官泇於和硍於磊雍渤

非勃淬音卒淪音侖澊音尊瀾淺瀧從子湍轉則日月似驚浪動

而星河如覆既烈太山與崑崙相壓而共潰又盛雷車

震漢破天以折轂渀於負連涴於卯瀨於嬾輾轉縱橫揚珠起

玉流鏡飛明是其回堆曲浦幽關弱渚之形勢也沙嶼

相接洲島相連東西蕩瀉如滿于天梁禽楚獸胡木漢

草之所生焉長風動路深雲暗道之所經焉苕苕蔕蔕窅窅翳翳晨烏宿(音秀)於東隅落河浪其西界茫沆(于剛)汻河汩(于突)磈(于磊)漫(無官)桓旁踞委岳橫竦危巒重彰岌岌攢嶺聚立嵂(呂兀)礷(音蠶)嶙(呂令)嶔(欽)架石相陰隂隤(徒罪)陁陁橫出旁入嵬嵬(支罪)磊磊若相追而下及峰勢縱橫岫形參錯或如前而未進乍非遷而已却天抗暉於東曲日倒麗於西阿嶺集雪以懷鏡巖昭春而自華江涬(許江)洦洦(許伯)潀(子昌)巖柏(芬百)嶺觸山磈石汙瀯(于各)瀽(音寒)況(于朗)碨(於磊)泱

於朗渨渮音阿流柴礋五感反屼五嵬頩浪低皮硿苦降硣苦交硄苦江

折嶺挫峰窄浪硠音郎拮朋山相磕苦合萬里藹藹極路天

外電戰雷奔倒地相礚獸門象逸魚路鯨奔水遽龍魄

陸振虎魂却瞻無後向望行前長尋高眺唯水與天若

乃山橫蹴浪風倒摧波磊若驚山竭嶺以竦石鬱若飛

煙奔雲以振霞連瑶光而交綵接王繩以通華爾乎夜

滿深霧晝密長雲高河滅景萬里無文山門幽暖岫戶

葐蒀九天相掩王地交氛汪汪橫橫音皇沆沆于剛浩浩音害

淬麤潰潰大人之表泱於朗蕩君子之外風沫相排日閉雲開浪散波合岳起山隤若乃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爾其奇名出錄詭物無書高岸乳鳥橫門產魚則何儺音羅鱅音容鮨音詣鯡音非魜音人鰈音果鮹音滑哄日吐霞吞河漱月氣開地震聲動天發噴灑噦於月噫於戒流雨而揚雲喬髗壯脊架岳而飛墳踁音挺動崩五山之勢膶奚簡腧奚舷焕七臞之文蟕蠵瑁蚌綺貝繡螺玄朱互綵綠紫相華遊風秋瀨泳景登春伏鱗漬綵昇紛洗文若

乃春代秋緒歲去冬歸柔風麗景晴雲積暉起龍塗於靈步翔螭道之神飛浮微雲之如曹落輕雨之依依觸巧塗而虦(去紺)遠抵欒木以激揚浪相礴(傍各)而起千狀波獨湧乎一萬容蘋藻留映荷芰提陰扶容曼綵秀遠之深明藕移玉清蓮代金眄芬芳於遥渚汎灼爍於長濤浮艫雜軸遊舶交艘帷軒帳席方遠連高入驚波而箭絕振排天之雄飆越湯谷以逐景渡虞淵以追月徧萬里而無時浹天地於揮忽雕隼飛而未半鯤龍趠(貪敎)而

不逮舟人未及復具喘已周流宇宙之外矣陰烏陽禽
春毛秋羽遠翅風遊高翮雲舉翔歸棲去連陰日路瀾
漲波渚陶玄浴素長紘四斷平表九絶雄翥成霞鴻飛
起雪合聲鳴侶竝翰翻羣飛闕溢繡流浦照文爾夫人
微亮氣小白如淋凉空澄遠增漢無陰照天容於鮮渚
鏡河色於鮂潯括蓋餘以進廣浸夏洲以洞深形每驚
而義維静跡有事而道無心於是子山海藏陰雲壁入
岫天英徧華日色盈秀則若士神中琴高道外袖輕羽

以衣風逸玄裾於雲帶莚秋月於源潮帳春霞於秀瀨
驪蓬萊之靈岫望方壺之妙闕樹遏日以飛柯嶺回峰
以蹴月空居無俗素館何塵谷門風道林路雲真若乃
幽崖邑於央陋倉夬隈隩之窮駿波虎浪之氣激勢之所不
攻有卉有木為灌為叢路㯋網雜結葉相籠通雲交拂
連韻共風蕩洲礉去角岸而千里若崩衝崖沃島其萬國
如戰振駭氣以擺雷飛雄光以倒電若夫增雲不氣流
風斂聲瀾文復動波色還鷩明月何遠沙裏分星至其

積珍全遠架寶諭深瓊池玉甃珠岫珂岑合日開夜舒
月解陰珊瑚開績瑠璃疎華丹文鏡色雜照冰霞洪洪
潰潰浴干日月淹漢星墟滲河天界風何本而自本雲
無從而空滅籠麗色以拂烟鏡懸暉以照雪爾乃方貞
去我混然落情氣暄而濁化靜自清心無終故不滯志
不敗而無成既覆舟而載舟固以死而以生弘芻狗於
人獸導至本以充形雖萬物之日用諒何緯其何經道
湛天初機茂形外亡有所以而有非膠有於生末亡無

所以而無信無心以入太不動動是使山岳相崩不聲聲故能天地交泰行藏虛於用含應感亮於圓會仁者見之謂之仁達者見之謂之達咶者幾於上善吾信哉其為大矣

箋

與豫章王嶷箋

朱謙之吳郡錢塘人父昭之假葬田側為族人幼方所焚謙之雖小便哀戚如執喪事長不婚娶永明中手刃殺幼方詣獄自繫時嶷為郡刺史別駕孔稚珪兼記室劉璡司徒左

西掾張融牒上疑疑言之世祖嘉其義乃遣謙之隨曹虎西行將發幼方子惲於津陽門伺殺謙之謙之之兄選之又刺殺惲世祖曰此皆義事不可問悉赦之

禮開報仇之典以申孝弟之情法斷相殺之一以表權時之制謙之揮刃斬冕既申私禮繫以就死又明公法今仍殺之則成當世罪人宥而治之即為盛朝孝子殺一罪人未足弘憲活一孝子實廣風德張緒陸澄是其鄉舊應具來緣融等與謙之竝不相識區區短見深有恨然

書

與從叔永書

融昔稱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葦席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民生多待榛栗棗脩女贄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備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者三吳一丞雖屢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為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

與王僧虔書

融天地之逸民也進不辨貴退不知賤兀然造化忽如草木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姪俱孤二弟頗弱撫之而感古人以悲豈能山海陋祿申融情累阮籍愛東平土風融亦欣晉平閑外

與從弟瓌書

昇明元年劉彥節有異圖弟遐為吳郡潛相影響齊高帝密令瓌取遐遐諸張世有豪氣瓌率兵入郡斬之高帝即授瓌吳郡太守融與瓌書

吳郡何晚何須王反聞之嗟驚乃是阿兄

答周顒書并答所問

張融白吾未能忘身故有情身分外既化極魂首復爲子弟留地不欲使方寸舊都日夜荒沒平生所困横廁而草所以製是門律以律其門非佛與道門將何律故告氣緩命憑魄申陰數感十應通源定本實欲足下發予奇意果能翔犢起情妙見正析既赴所志今爲子言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本乎答

彼周曰夫性靈之為性能知者也道德之為道可知者也能知而不知所可知非能知之義可知而不為能知所知非夫可知矣故知能知必赴於道可知必知所赴而下士雷情波煦鼓欲噪神精明驅動識用沈藹所以倒心下灌䏭隔於道至若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載營抱壹居凝通靜靜唯通也則煦無所沒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得乎使靜而不怕道亦于何而可得今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

之前聞也故逗極所以一為性遊簡且韻狷狂曠不能復行次戰思定霸宇内但敷生靈以𤨏志庻足下罔象以枬珠是以則帝屬五而神常一皇有三而道無二皃乙之交定者鴻乎吾所以直其繩矣

周之問曰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為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為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别答彼周曰法性雖以即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然環會其所中

足下當加以半思也至夫遊無蕩思心塵自拂思以無蕩一舉形上是雖忘有老如騫釋然而有忘釋不伐老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㾾寂然以湛其神遂通以冲其用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陟其此意吾孰識老氏之與釋家逗極之所以無二親情故妙得其一矣直以物感既分應物難合令萬象與視聽交錯視聽與萬象相横著之既已深却之必方淺所以若下之翁且藏即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無㡾情其順及物

有潛去人時欲無既可西風晝舉而致南精夕夢漢魂中寐不其可乎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期於得意若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期卿若疑老氏盡有而不亮以敎則釋家有盡何以峻迹斯時卿若以釋家時宜迹峻其猶老氏時峻此迹逗極之同茲焉余意

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敎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佛也道佛兩殊非皃

則乙答彼周曰非皃則乙迹固然矣迹固其然吾不復

答但得其世異時殊不宜異其所以之異

周之問曰未知高鑒緣何識本答彼周曰綜識施本已

吐前牘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存卿

欲必曲鞠其辭吾不知更所以自訟

周之問曰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未能聽

訟也答彼問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

周之問曰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每沿

教而見矣答彼周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未壹於佛但吾之即此言別有奇即耳

周之問曰自應鹿巾環杖悠然自擊儒墨鬪鬩從來何諍答彼周曰虞芮二國之鬭田非文王所知也碎白玉以泯鬭其別有尊者乎況夜戰一鴻妄巾凫乙斯自鹿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得了之哉

周之問曰苟合源共是分迹雙非則二跡之用宜均去取寔爲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抱一無謹於道乎答

彼周曰應感多端神情數廣吾不翔融於四果卿尚無疑其集佛吾不翔翩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晦且實聖宜本迹匪情急矧吾已有所集方復移其翔者邪卿得其無二於兩極故不峻督其去取

周之問曰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為當本一末殊為本末俱異邪答彼周曰吾乃自元混百聖同投一極而近論通源儒不在議足下今極其儒當欲列儒園道故無屬垣耳隙思潛師夜以遂

圖掩天城恐難升之險非子所躋則吾見師之出不見其入也吾已謂百聖同所技何容本末俱其異更以漗勢倒兵悠卿智勇吾之勇智自縱横湊出

周顗重答張長史書并重問

周顗頓首夫可以運寄情抱非理何師中外聲訓登塗所奉而使此中介分然去留無薄是則怏怏失路在我奚難足下善欲言之吾亦言之未已也輙復往研遅承來析

通源曰法性雖以即色圖空虛無乃有外張義所以以若下之翁且藏即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無漸情其順周之問曰若下之藏即色信矣斯言也更恐有不及於即色容自託以能藏則能藏者廣或不獨出於僑鄉耳夫有之為有物知其有無之為無人識其無老氏之署有題無無出斯域是吾三宗鄙論所謂取捨驅馳夫有能越其度者也佛敎所以義奪情靈言詭聲律蓋謂即色非有故擅絶於羣家耳

此塗未明在老何續但紛紛橫沸皆由著有之家因
俗茲焉是患既患由有滯而有性未明矯有之家因
崇無術有性不明雖則巨蔽然違誰尚靜涉累實微
是道家之所以有塼弘教前白所謂黃老實雄者也
正何舊說皆云老不及聖若如斯論不得影響於釋
宗矣吾之位老不至乃然大夫士應世其體無方或
為儒林之宗或為國師道士斯經教之成說也乃至
宰官長者咸託身相何為老生獨非一跡但未知涉

觀淺深品位高下耳此皆大明未啟權接一方日月出矣爝火宜廢無餘既說衆權自寢足下猶欲抗遺燎於日月之下明此火與日月通源既情崇於日月又無侮於火本末知此火本者將為名乎將或實哉名而已邪道本安在若言欲實之日月為實矣斯則事盡於一佛不知其道也通源之旨源與誰通通源曰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涉其此意吾孰釋老氏之與釋家又

曰今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之前聞也又曰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也又曰心塵自拂一舉形上周之問曰足下法性雖以即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竊謂老釋重出對分區野其所境域無過斯言然則老氏之神地悠悠自悠悠於有外釋家之精和坐㢊每坐㢊於色空登老氏之地則老異於釋涉釋氏之意則釋氏殊於老神既靜而不兩靜既兩而道二足下未之前聞吾則前

聞之矣苟然則魄緒停虛是自虛其所謂虛融然自道亦非吾所聞道若夫心塵自拂一舉形上皆或未涉於大方不敢以通源相和也

通源曰足下欲使伯陽不静寧可而得乎使静而不怕道亦于何而不得周之問曰甚如來言吾亦慮其未極也此所謂得在於神静失在於物虛若謂静於其静非曰窮静魄於其魄不云盡魄吾所許也無所間然

通源曰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想期於得意若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與吾所期周之問曰盡有盡無非極莫備知無知有吾許其道家唯非有非無之一地道言不及耳非有非非無三宗所蘊倘贍餘慮惟足下其眄之念不使得意之相爽失於有歸耳通源曰非㒸則乙蹟固然矣蹟固其然吾不復答又曰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存又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又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

來一於佛周之間曰足下之所目擊道存得意有本想法性之真義是其此地乎佛教有之足下所取非所以何至取教也目擊之本即在教跡謂之兒乙則其鴻安漸哉諸法真性老無其旨目擊高情無存老蹟旨蹟兩亡索宗無所論所謂無侮於道本當無侮於何地哉若謂探道家之跡見其來一於佛者則是真諦實義沿文可見矣將沿於道章而得之乎為沿於德篇而遇之也若兩無所沿而玄德於方寸者此

自足下懷抱與老釋而為三耳或可獨樹一家非老情之所敢逮也

通源曰虞芮二國之鬭田非文王所知也斯自鹿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能了之哉周之問曰足下謂若下之且藏即色則空虛有闕矣足下謂法性以即色圖空則法性為備矣今有人於此操環杖而言法性鹿巾之士執虛無而來誚曰爾不同我吾與爾闕足下從容倚棘聽斷於其間曰皆不可

也謂其鹿巾空負於頭上環杖自誣於掌中以足下精明特達而判訟若斯良虞芮之所以於邑也

通源曰吾不翔翮於四果卿尚無疑其集佛吾融不翔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晦周之間曰足下不翔翮於四果猶勤集於佛教翮不翔於五通何獨棄於道跡乎理例不通方為彼訴

通源曰當欲列儒圍道故先屬垣隙周之間曰足下

通源惟道通源不及儒吾因疑其闕是以相訪但未知

融然自道唯道能融將道之融然修儒可會邪雖非義本縱言宜及想釋本多暇幸惠餘音弘明集釋僧祐云余尋周張難問雖往復積卷然兩家立意理在初番故略其後文旨存義本

與周顒論釋法寵書法寵姓馮南陽冠軍人寓海鹽納妻半年捨家住興皇寺從道猛曇濟學成實論融與顒書稱之

古人遺族故留兒女法寵法師絕塵如棄唾若斯之志大矣遠矣

論

門論

吾門世供佛舅氏奉道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達迹成異其猶樂之不沿不隔五帝之秘禮之不襲三皇之聖豈三與此皆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安可輙駕庸愚誣調神極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鴻迹既分吾已翔

其所集汝可專遵於佛迹而無侮於道本書於二何兩

孔周剡山茨

少子致書諸遊生者曰張融白鳥哀鳴於將死人善言於就暮頃既病盛生衰此亦魂留幾氣況驚舟失柂於空壑山足無絆於澤中故視陰之間雖寸每遽不縫不徙也欲使魄後餘意繩墨弟姪故爲門律數感其一章通源二道今奏諸賢以爲何若

周顒難張長史門論書 并問 顒於鍾山立山茨精舍與張融遇

輒以主言相滞彌日不解

周剡山茨歸書少子曰周顒頓首慇懃來班承復峻其門則參子無踞誠不待獎敬尋同本有測高心雖神道所歸吾知其主然自釋之外儒綱為弘過此而能與仲尼相若者黄老實雄也其教流漸非無邪弊素樸之本義有可崇吾取捨舊懷粗有涇渭與奪之際不至朱紫但蓄積懷抱未及厝言耳途軌乖順不可謬同異之間文宜有歸辨來旨謂致本則同似非

吾所謂同時殊風異又非吾所謂異也久欲此中微
舉條裁幸因雅趣試共極言且略如左遲聞深況
通源曰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
而遂通達迹誠異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
義是其所謂本乎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為主言佛
教者亦應以般若為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
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
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為逗極極於虛無當無二於

法性邪將二塗之外更有異本儻虛無法性其趣不殊乎若有異本思告異本之情如其不殊願聞不殊之說

通源曰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鴻跡既分吾已翔其所集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

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佛也道佛兩殊非凫則乙唯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為鴻耳驅馳佛道無免二乖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未能聽訟也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每訟教而見矣自應鹿巾環杖悠然目擊儒墨閭閻從來何諍苟合源共是分跡雙非則二跡之用宜均去取奚為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抱一無謹於道

乎言精旨遠企聞後要

通源曰汝可專遵於佛跡而無侮於道本周之問曰足下專遵佛跡無侮道本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為當本一末殊為本末俱異邪既欲精探彼我方相究涉理類所關不得無請

序

問律自序

吾文章之體多為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

為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為常政當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删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且中代之文道體闕變尺寸相資彌縫舊物吾之文章體亦何異何嘗顛溫涼而錯寒暑綜哀樂而橫歌哭哉政以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根逸鳴節竦韻或當未極亦已極其所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拘也吾義亦如文造次乘我顛沛非物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耳義之為用將使性

入清波塵洗猶沐無得釣聲同利舉價如高俾是道場險成軍路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辯此盡遊予言笑而汝等無幸又云人生之口正可論道說義惟飲與食此外如樹網焉吾每以不爾為恨爾曹當振綱也

誡

臨卒誡子

手澤存焉父書不讀況文音情婉在其韻吾意不然别遺爾音吾文體英絶變而屢奇既不能遠至漢魏故無

取嗟晉宋豈吾天挺蓋不憒家聲汝若不看父祖之意欲汝見也可號哭而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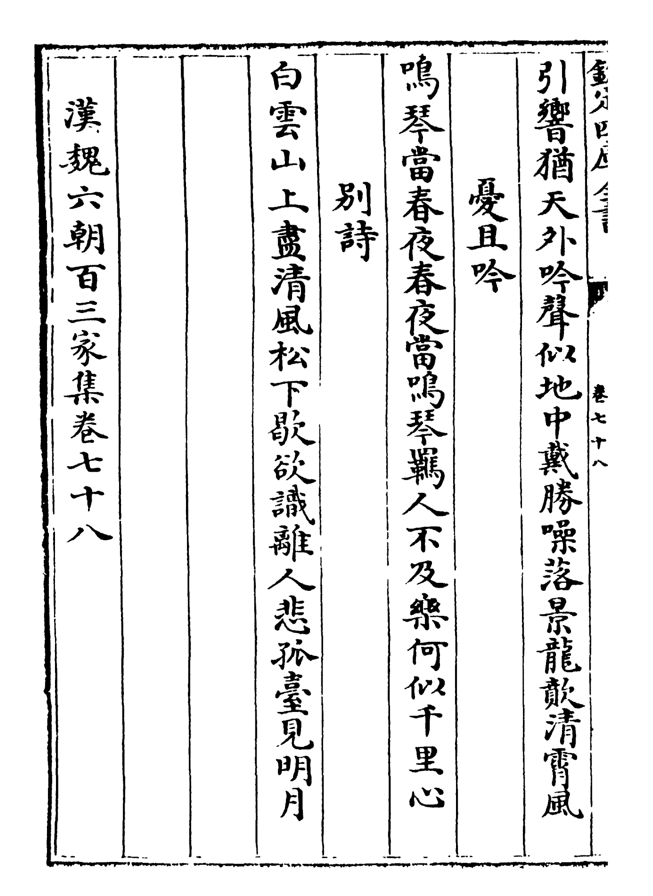
詩

白日歌

序曰懸象著明莫大于日月而彼日月不能不謝固知無準衰為盛之終盛為衰之始故為白日歌

白日白日舒天昭暉數窮則盡盛滿則衰

蕭史曲



引響猶天外吟聲似地中戴勝噪落景龍歕清霄風

憂且吟

鳴琴當春夜春夜當鳴琴羈人不及樂何似千里心

別詩

白雲山上盡清風松下歇欲識離人悲孤臺見明月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七十九

齊孔稚珪集題詞

孔靈產立館禹井山事道精篤而齊高輔政竟以術數登榮位來羽扇素几之贈子珪宅營山水草萊不翦而彈文表奏盛行朝廷父子出處間何相似也汝南周顒結舍鍾嶺後出為山陰令秩滿入京復經此山珪代山移文絶之貽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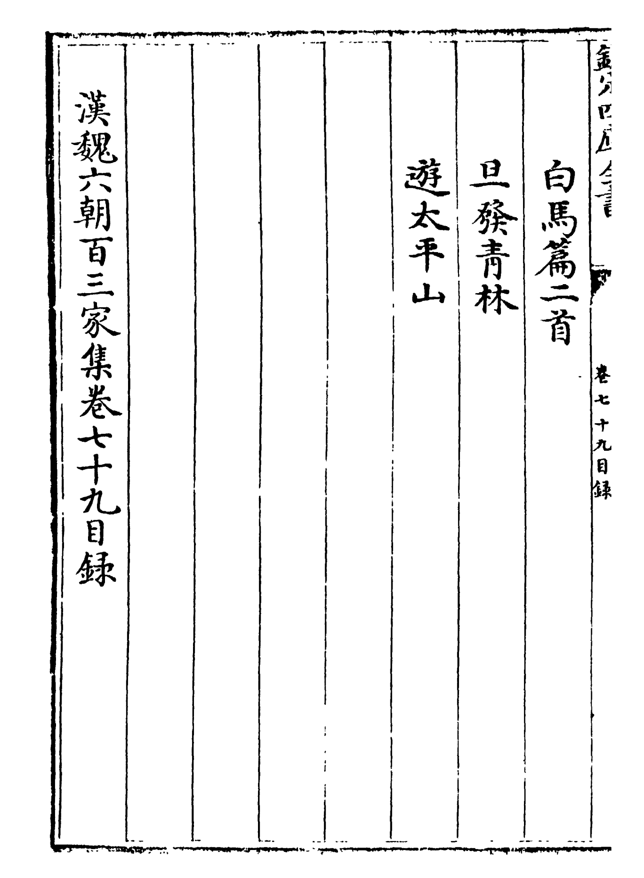
取入選中比孜孔周二傳俱不載此事豈調笑之言無關紀錄如嵇康於山濤徒有其書交未嘗絶也末世網密刑罰無章再三申論求定一律魏虜連侵國疲征討表請通和孔公之言無非近仁者大致救民息物而已周妻何肉精進未逮豈僅譏草堂之衣裳傲僕射之鼓吹自命清踈哉張融令終凌雲一笑孔珪卧疾不免舉牀瞋含之際遇或嗛嗛其為無累則同也

目錄

表

奏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七十九目録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七十九

明 張溥 輯

齊孔稚珪集

表

上新定法律表

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為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為本是以古之聖王臨朝思理遠防邪萌深杜姦漸莫不資法

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功者也伏惟陛下躡歷登皇秉圖踐帝天地更紊日月再張五體裂而復縫六樂頹而爰緝乃發德音下明詔降恤刑之文申慎罰之典敕臣與公卿八坐共刪注律謹奉聖旨諮審司徒臣子良稟受成規創立條緒使兼監臣宋躬兼平臣王植等鈔撰同異定其去取詳議八座裁正大司馬臣嶷其中洪疑大議衆論相背者聖照玄覽斷自天筆始就成立律文二十卷錄敘一卷凡二十一卷以今奏聞請付外施用

宣下四海臣又聞老子仲尼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是則斷獄之職自古所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用失其平不異無律律書精細文約例廣疑似相傾故誤相亂一乖其綱枉濫橫起法吏無解既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相斷則法書徒明於帙裏寃魂猶結於獄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千餘人寃毒之死上干和氣聖明所急不可不防致

此之繇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勲餘力或以勞吏蓦齒猥情濁氣恐并生靈昏心很態呑剝詆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罪寃積之興復緣斯發獄吏雖良不能為用使于公哭於邊城孝婦寃於遐外陛下雖欲宥之其已血濺九泉矣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漢臺元常文惠績映魏閣今之士子莫肯為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良繇空勤永歳不逢一朝之賞積學當年終為閭伍所蚩將恐此書永墜

下走之手矣今若弘其爵賞開其勸慕課業宦流班習冑子拔其精究使處內局簡其才良以居外仕方岳咸選其能邑長竝擢其術則皐繇之謀指掌可致杜鄭之業鬱焉何遠然後姦邪無所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如身手之相驅若絃栝之相接矣臣以疎短謬司大理陛下發自聖衷憂矜刑網御延奉訓遠照民瘼臣謹仰述天官伏奏雲陛所奏繆允者宜寫律上國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上過高第即使擢

用使處法職以勸士流

陳通和之策表

匈奴為患自古為然雖三代智勇兩漢權竒莫略之要二塗而已一則鐵馬風馳奮威沙漠二則輕車出使通驛虜庭推而言之優劣可覩今之議者咸以丈夫之氣恥居物下况我天威寧可先屈吳楚勁猛帶甲百萬截彼鯨鯢何往不碎請和示弱非國計也臣以為戎狄獸性本非人倫鴟鳴狼跱不足喜怒蜂目蠆尾何關美惡

唯宜勝之以深權制之以遠筭弘之以大度處之以蟊賊豈足肆天下之忿損蒼生之命發雷電之怒爭蟲鳥之氣百戰百勝不足稱雄橫尸千里無益上國而蟻聚蠭攢窮誅不盡馬足毛羣難與競逐漢高橫威海表窘迫長圍孝文國富刑清事屈陵辱宣帝撫納安靜朔馬不驚光武卑辭厚禮寒山無靄兩京四主英濟中區輸寶貨以結和遣宗女以通好長轡遠馭子孫是賴豈不欲戰惜民命也唯漢武藉五世之資承六合之富驕心

奢志大事匈奴遂連兵積歲轉戰千里長驅瀚海飲馬
龍城雖斬獲名王屠走凶羯而漢之棄甲十亡其九故
衛霍出關千隊不反貳師入漢百旅頓降李廣敗於前
鋒李陵沒於後陣其餘奔北不可勝數遂使國儲空懸
戸口減半好戰之功其利安在戰不及和相去何若自
西朝不綱東晉遷鼎羣胡沸亂羌狄交横荆棘攢於陵
廟豺虎咆於宫闈山淵反覆黔首塗地逼迫崩騰開闢
未有是時得失略不稍陳近至元嘉多年無事末路不

量復挑疆敵遂乃連城覆徙虜馬飲江青徐州之際草木為人耳建元之初胡塵犯塞永明之始復結通好十餘年間邊候且息陛下張天造歷駕日登皇聲雷宇宙勢壓河岳而封豕殘魂未屠劍首長蛇餘喘偷窺外甸烽亭不靜五載於斯昔歲蟻壞瘻食樊漢今茲蟲毒浸淫未已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五歲之費寧可貲計陛下何惜匹馬之驛百金之賂數行之詔誘此凶頑使河塞息肩關境全命蓄甲養民以觀彼弊我策若行則為不

世之福若不從命不過如戰失一隊耳或云遣使不受則為辱命夫以天下為量者不計細恥以四海為任者寧顧小節一城之沒尚不足惜一使不反曾何取慚且我以權取貴得我略行何嫌其恥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臣不言遣使必得和自有可和之理猶如欲戰不必勝而有可勝之機耳今宜早發大軍廣張兵勢徵犀甲於岷峨命樓船於浦海使自青徂豫候騎星羅沿江入漢雲陣萬里據險要以奪其魄斷糧道以折其膽多

設疑兵使精鋭而計亂固列金湯使神茹而慮屈然後發袁詔馳輕驛辯辭重幣陳列吉凶虜頑而愛奇貪而好古畏我之威喜君之賂畏威喜賂請和必矣陛下用臣之啟行臣之計何憂玉門之下而無款塞之和哉彼之言戰既憂勤臣之言和亦慊闊伏願察兩塗之利害撿二事之多少聖照玄省灼然可斷所表謬奏希下之朝省使同博議臣謬荷殊恩奉佐侯岳敢肆瞽直伏奏千里

讓詹事表

太子霞騫青殿日光春宮駕紫谷之英振洛笙之響自非器上白雲韻同明月何以延芳芝苑插羽瓊條賓嬰戚貴於西京陸睦風素於東國伊人之美方曰可舉臣亦何斯而敢叅冒也

為王敬則讓司空表

故李通豪膽以親寵登司王基才勇與聲華入選先帝推臣以榮華陛下伸臣以富貴遂行北帶五州東跨六

郡內亞三鼎外齊四嶽蟬佩之朕則左右交暉組之華則縱橫吐耀輕輪徐動則劒戟如雲飛蓋暫停則歌鐘成列摐金龍吹鬱其前鳴笳鳳管疊其後鄧禹若不遭漢光則南陽之掾吏微臣若不逢明聖則孤城之戍客豈可加以正台之席登以論道之寄啟黃扉而燮五緯躡青帷而調四序

薦杜京產表

永明十年稚珪及光祿大夫陸澄祠部尚書虞悰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表薦

京產不報

竊見吳郡杜京產潔靜為心謙虛成性通和發于天挺敏達表於自然學遍玄儒博通史子流連文藝沉吟道奥泰始之朝挂冠辭世遁舍家業隱於太平葺宇窮巖採芝幽澗耦耕自得薪歌有餘確爾不羣淡然寡慾麻衣藿食二十餘載雖古之志士何以加之謂宜釋巾幽谷結組登朝則嵒谷含懽薜蘿起忭矣

奏

奏王奐罪

奐輒殺寧蠻長史劉興祖世祖大怒使御史中丞孔稚珪奏其事遂殺之

雍州刺史王奐啓錄小府長史劉興祖虛稱興祖扇動山蠻規生逆謀誑言誹謗言辭不遜敕使送興祖下都奐慮所啓欺妄於獄打殺興祖詐啓稱自經死止今體傷楗蒼�事暴聞聽攝興祖門生劉倪到臺辨問列興祖與奐共事不能相和自去年朱公恩領軍征蠻失利興祖啓聞以啓呈奐奐因此便相嫌恨若云興祖有罪

便應事在民間民間恬然都無事迹至十年九月十八日與使伏身三十人來稱牧錄興祖付獄安定郡蠻先在郡贓私興祖既知其取與即牒啟與不問興祖後執錄與仍令蠻領仗身於獄守視興祖未死之前於獄以物畫漆柈子中出密報家道無罪令啟乞出都一辨萬死無恨又云與駐興祖嚴禁信使欲作方便殺以除口舌又云與意乃可與第三息彪隨與在州凡事是非皆干豫翕構密除興祖又云興祖家餉糜中下藥食兩口

便覺回乞獄子食者皆大利興祖大叫道遽檗中有藥近獄之家無人不聞又云鱼治著興祖日急判無濟理十一月二十一日鱼使獄吏來報興祖家道興祖於獄自經死尸出家人共洗浴之見興祖頸下有傷肩胛烏黶陰下破碎實非興祖自經死家人及門義共見非是一人重攝撿雍州都留田文喜列與倪符同狀興祖在獄嗛若望下既蒙降旨欣顧始遂豈容於此方復自經敉以十九日至二十一日死推理撿迹灼然矯假尋敉使

送下輿輙拒詔所謗諸條悉出輿意毀故丞相若陳顯達誹訕朝事莫此之深彪私隨父之鎮敢亂王法罪並合窮戮

奏王融罪

劉林深忿疾融即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然後使中丞孔稚珪倚為奏

融姿性剛險立身浮競動迹驚羣抗言異類近塞外微塵苦求將領遂招納不逞扇誘荒傖狡弄聲勢專行權利反覆脣齒之間傾動頰舌之内威福自己無所忌憚

誹謗朝政歷毀王公謂已才流無所推下車騁遠近使融依源據答

啟

謝賜生荔枝啟

綠葉雲舒朱實星映離離昔聞𦞦𦞦今覩信西岷之佳珍諒東鄙之未識藝文類聚 藝文此下云角昴興而靈華敷大火中而朱實繁灼灼丹華吐日離離繁星著天七命析龍眼之房也 按王逸荔枝賦曰乃覩荔枝之樹其形色炫若朝雲之興森如橫天之彗角亢興而靈華敷大火中而朱實繁灼灼若朝霞之吐日離離如繁星之著天張景陽七命析龍眼之

房剖柳子之穀稚珪啟正用逸賦中語七命則景陽七命也藝文於其上既脫寫王逸賦又以七命誤連為一耳尺牘用逸賦四語為稚珪啟而前啟乃反不載蓋緣襲藝文之誤遂不加考

書

答蕭司徒書

稚珪啟民蚤奉明公提拂之仁深蒙大慈弘引之訓恩獎所驅性命必盡敢瀝肝髓乞照神襟民積世門業依奉李老以沖盡為心以素退成行迹蹈善萬之淵神期至順之宅民仰攀先軌自絕秋塵而宗心所向猶未敢墜

至於大覺明教般若正源民生平所崇初不違背常推之於至理理至則歸一置之於極宗宗極不容二自仰禀明公之訓憑接明公之風導之以正乘引之以通戒使民六滯頻袪五情方旭廻心頂禮合掌顧持民齊敬歸依蚤自淨信重律輕條素巳半合所以未變衣鉢眷黄老者實以門業有本不忍一日頓棄心世有源不欲終朝悔遁既以二道大同本不敢惜心廻向實顧言稱先業直不忍棄門志耳豈不思樂方廣勤志一乘況仰

資明公齊禮道德加須奉誦明公清信至制淨住子序萬門朗奥億品宣玄言雖願違心不覺醉更未測明公善誘之妙一至如此博約紛綸精暉照出欲罷尚其不能欲背何以免向而昔而前民固不敢而今而後斯語請事民之愚心正執門範情於釋老非敢異同始私追尋民門昔嘗明一同之義經以此訓張融融乃著通源之論其名少子少子所明會同道佛融之此悟出於民家民家既爾民復何疑始乃遲遲執迹今輒兼敬以心

一不空棄黃老二則歸依正覺不期一朝霍然大悟悟之所導舉自明公不勝踴躍之至謹啟

又

事以聞復竊研道之異佛止在論極極未盡耳道以論極極在諸天佛乃鄙此不出三界斯則精粗遠近實有懸於大方矣然尋道家此教指設機權其猶仲尼外典極惟天地葢起百姓所見二儀而已教本因心取會萬物用其所見順而尊之當其尊地俱窮妙物故老子之

橐籥維摩之無我合德天地易家有太極所以因物之崇天仍崇之以極妙而至極終有地固淵于於天表老子亦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已是道在天外稍不以天為道也何異佛家羅漢亦指極四果方至勝鬘自知有餘地道之崇天極猶佛有羅漢果佛竟不止於羅漢道亦於天不息甫信道之所道定與佛道通源矣民令心之所歸輙歸明公所一向道家戒善故與佛家同耳兩同之處民不苟捨道法道之所異輙婉輙入公大乘請

於今日不敢復位異同矣服膺之至謹啟下誠伏願採其末悔亮其始位退自悔始自恭自懼謹啟

又

十一月二十九日州民御史中丞孔稚珪啟得示具懷甚有欣然理本無二取舍多途諍論云云常所慨也但在始通道則宜然斆而學者則未可君但廣尋諸經不患淪滯其迹也比面別一二

碑

玄館碑

夫朋白兎而侶青鳥啟銀函而講金字者有道存焉故能大叩玄宗鬱爲物範則天地正六合照日月而導蒼生神道無門陰陽不測是故赤松家石室之下神農行弟子之敬廣成在崆峒之上軒轅禀順風之禮洛浦笙飛之秀閬山駕鳳之英凡此之儔希世間出皆雍容以沐咸池或瀟灑而開閶闔

褚先生伯玉碑

夫河洛摛寶神道之功既傳岱華吐秘仙靈之迹可覩
盖事詳於玉牒理煥於金符雖冥默殊源顯晦異軌測
心觀古可得而言焉是以子晉笙歌馭鳳於天海王喬
雲舉控鶴於玄都有羽化蟬蛻觸影遯形神翥帝宮迹
留劍杖遊瑶池而不返宴玄圃而忘歸永嘉惡道者窮
地之險也歆竇遏日折石横波飛浪突雲奔湍急箭先
生攀途躋阻宿泄涉折而衡飈夜鼓山洪暴激忽乃崩
舟墜壑一倒千仞飄地淪高黜透無底徒侶判其冰碎

舟子悲其雹散危魂中夜赴阻相尋方見先生恬然安
席銘曰闗西升妙洛右飛英鳳吹金闕簫鼓玉京絶封
萬古乃既先生先生浩浩唯神其道泉石依情烟霞入
抱秘影窮岫孤栖幽草心圖工玄志通大造

移文

北山移文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
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絜干青雲而直上

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眄屣萬乘其如脱聞鳳吹於洛浦值新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其終始參差蒼黄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廻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儁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隱南郭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皋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繇傲百氏蔑王

侯風情張日霜氣横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埋敲扑諠囂犯其慮牒訴倥偬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

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龍張趙於往圖架卓
魯於前錄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我高霞孤映明
月獨舉青松落蔭白雲誰侶澗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
凉徒延佇至於還飈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
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
於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峰竦誚慨游子
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
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皐之素謁今又促

裴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顔薜荔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汙淥池以洗耳宜扃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

祭文

祭外兄張長史文

惟君之德高明秀挺浩汗深度昂藏風領學不師古因心則睿筌蹄象緜糠粃莊惠吾與夫子分協芳金憑風共酒藉月同吟

詩

白馬篇二首

驥子踼且鳴鐵陣與雲平漢家嫖姚將馳突匈奴庭少年鬬猛氣怒髮為君征雄戟摩白日長劒斷流星早出飛狐塞晚泊樓煩城虜騎四山合胡塵千里驚嘶笳振

地響吹角沸天聲左碎呼韓陣右破休屠兵橫行絶漠表飲馬瀚海清隴樹枯無色沙草不嘗青勒石燕然道凱歸長安亭縣官知我健四海誰不傾但使强胡滅何須甲第成當今文夫志獨為上古英

白馬金具裝橫行遼水傍問是誰家子宿衛羽林郎文犀六屬鎧寶劍七星光山虚弓響徹地迥角聲長宛河推勇氣隴蜀擅威强輪臺受降虜高闕翦名王射熊入飛觀校獵下長楊英名欺衛霍智策蔑平良島夷時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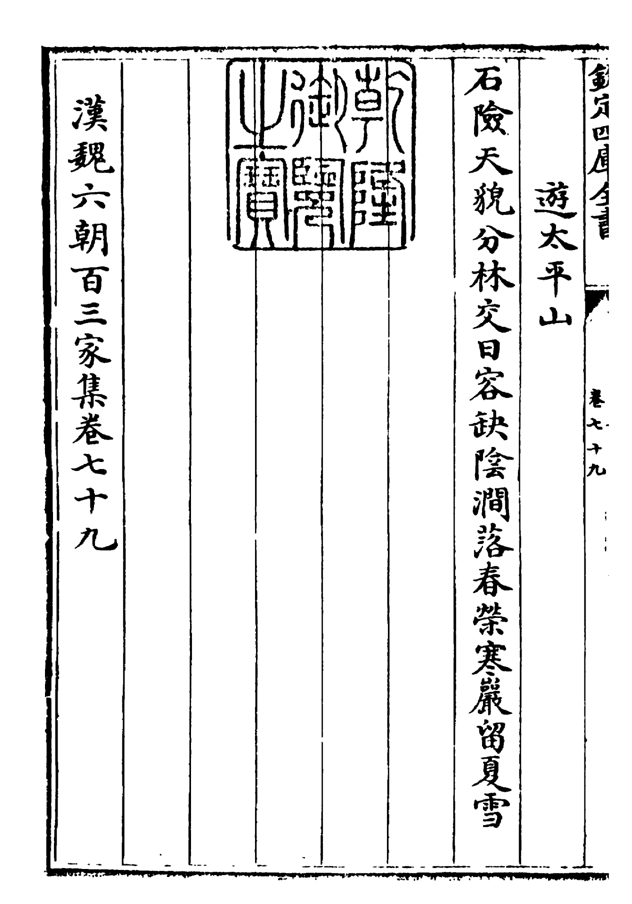
禮弁服犯邊疆徽兵離薊北輕騎出漁陽集軍隨日暈
挑戰逐星芒陣移龍勢動營開虎翼張衝冠入死地攘
臂越金湯塵飛戰鼓急風交征斾揚轉鬬平華地追奔
掃鬼方本持身許國況復武功彰會令千載後流譽滿
旂常

旦發青林

孤征越清江遊子悲路長二旬倏已滿三千眇未央草
雜今古色巖留冬夏霜寄懷中山舊舉酒莫相忘

遊太平山

石險天貌分林交日容缺陰澗落春榮寒巖留夏雪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七十九